

「名家译丛」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在人间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 著 郭家申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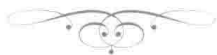
— 全译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nlfed.com>

「名家译丛」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在人间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 著 郭家申 / 译

— 全译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hinaculture.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人间 我的大学：全译本精装版 / (苏) 高尔基著；郭家申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90-0515-3

I. ①在… II. ①高…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245931号

在人间 我的大学 (全译本精装版)

著 者：(苏) 高尔基

译 者：郭家申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 庆

责任编辑：陈若伟

装帧设计：刘 晓

复 审 人：姚莲瑞

责任校对：王佩丽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926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 (总编室)，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20×1010

1/16

字 数：368千字

印 张：38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515-3

定 价：34.00元

В Людя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 Горький



高尔基
(1868—1936)

译本序

—

高尔基（1868—1936）的自传三部曲《童年》^①《在人间》^②《我的大学》^③，可以说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难能可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点点滴滴，连缀成篇，读来朴实无华，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和广阔艺术视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所涵盖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生活的同时，鲜明地描绘出了俄国人民生活中整个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特点。

高尔基几乎包揽了旧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层”人民。首先是写他自己，写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

① 最初在1913—1914年的《俄罗斯言论报》（该报因从事反革命宣传于1917年11月被苏维埃政权查封）上发表，1914年柏林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署名M. 高尔基。《童年》的手稿没有保留下来。1929年有人问及此事时，高尔基回答说，手稿“好像被烧掉了，也许是在芬兰，在穆斯塔米亚基”（《高尔基档案》，第11卷，第198页）。

② 最初在1915年的《俄国言论报》上发表一些章节，全文是在1916年的《年鉴》月刊上发表的。第一个单行本于1917年出版，柏林，署名M. 高尔基。

③ 最初在1923年的《红色处女地》上连载，同年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结集出版，署名M. 高尔基。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列宁最后的日子，他常请她朗读《我的大学》给他听。

公家的生活，继而写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与人们的种种磕碰与切身感受。

阿列克谢的童年生活是短暂的。母亲死后，破了产的外公将他逐出家门。他投身社会，来到所谓“人间”。作家详细而生动地向我们勾勒出还是个孩子的阿列克谢的生活历程：先是在鞋店里“打杂”，后来又在亲戚家的制图作坊里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再后来又开始“攻读”自己的所谓“大学”——参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组活动，阅读地下读物，和所谓“生活导师们”进行交往，甚至还认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人间”的生活让阿列克谢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民粹派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19世纪70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

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于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二

1916年，高尔基将《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编年史》杂志上，故事从1878年末一直写到1884年，正是作者十到十六岁青春年少的时候。但这时高尔基面对的却不是学习和憧憬，他必须想尽办法，自谋生路，应付命运的挑战。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干，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他们，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所以，《在人间》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作者新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的所思所想与切身感受。这个时段他所接触的人大致还是他外公家的家人，但他已经能够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特性和共同点了。首先是外公和几个舅舅，然后是他们家的亲戚。他们一个个都极端的自私，心胸狭窄，无事生非，互相没有一点亲情可言，成天像冤家对头一样，不停地吵闹打斗。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其实都是一

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皆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好像不闹点纠纷，时间就没法儿打发。在高尔基的笔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是小市民生活的应有之义，他写道：“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他们感觉到生活之无聊，而且也感到很不耐烦，但他们的“反抗”充其量也只是小市民式的，闹点家庭纠纷，宣泄一下而已。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就是一切。外面的世界，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他们都格格不入。高尔基写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画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就变成哑巴或瞎子，不再会说话，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了。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即使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他们也同样会把你说得你一无是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算计别人，编造流言，散布不和，“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寂寞难耐，但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为编造这些污言秽语，他们像猪一样在垃圾堆里乱拱一气，同时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把他们认为那些与己无关的、不可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好的东西，使劲抹黑，将其弄得污秽不堪”。再不就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从不自己身上找找自己生活边缘化的真正原因——自私、懦弱，缺乏自

尊。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尖下的一点利益，认为那就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因而他们的生活无异于原地踏步，日复一日，总是老样子。“我记得，生活终究还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眼前除了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想象不到会有什么改善。”

阿廖沙讨厌这种生活，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反抗，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力量有限，方法也不多，只觉得老板家的规矩“十分可恶”，能够“破一破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而这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过民粹主义的思想，《在人间》描写的正是1879年到1884年这五年时间的生活。这期间高尔基对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在人间》里有大量篇幅都是描写读书的感受的。作者想从书中寻找对生活的答案。但是，他没有找到，许多问题仍不甚了了。“好事儿”虽好，但他孤军奋战，与别人格格不入，必然成不了大器，终致失败。高尔基写道：“书向我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功立业，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他们既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生活的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阿廖沙找不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不过书毕竟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特别是俄国作家的书。他说：“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读过不

同凡响的《猎人笔记》和格列比奥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是不会完蛋的！”他在圣像作坊里仿佛看到了他想寻找的人，因为他们既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他错了，错就错在他只是根据书上的抽象概念来判断他们。而现实生活表明，这些人的信仰和原则早已陈旧过时，他把他们当作自己追求“不同生活”道路上的知音，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经受苦难的权利，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天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要真的明白这一点，还需要现实生活的实践和磨炼，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检验，而且读的书是否有益，还要看它们是不是言之有理，是否符合俄国的国情。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相反，它能够发人深思，开阔视野，帮助你探讨生活的意义，反对不合理的生活秩序。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总想从书中寻求人生的答案。他对高尔基的影响很大，养成了后者毕生酷爱读书的习惯。但高尔基和他不同，高尔基注意到了书和现实的联系。他发现当时有人酷爱读书，而有的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一看见书，就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这使高尔基明白了书的巨大威力，不然神甫怎么一再盘问他读过禁书没有

呢？他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禁书，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这说明，一切对现存制度表示不满的书都是禁书。现实生活告诉高尔基，社会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崇尚美好，向往未来；另一种人则饱食终日，安于现状，生怕有人打乱他们舒适安逸的日子。他认为好书是争取美好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人们一旦接受它，就会将它付诸实践，变为物质力量。他发现身边许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不满都是一致的。比如，圣像作坊里的工人，他们确实对现实不满，也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知道何时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这美好的一天。他们不明白“未来”就是“当前”的发展，因而对当下现实很少关心。“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

在高尔基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因为高尔基从小就崇尚理想，外婆给他讲过的故事，以及他后来遇到的诸如“好事儿”和玛尔戈王后等，他们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风范气质，都使他感到肃然起敬，心驰神往，但实际又如何呢？不过想想而已，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蒙骗。阿廖沙觉得彼尔姆轮船上那个司炉工雅科夫虽然没有“好事儿”那么优秀，但他讲的故事却使阿廖沙想起了善良的外婆。雅科夫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好的地方是他富有个性，见多识广，爱劳动，不贪婪，心地善良，有自信心；不好的地方是他对人对事特别冷漠，对一切都无所谓。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令人高兴的故事。他讲的比书里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司炉师傅

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他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

高尔基对圣像作坊的工人师傅们也很不满意，说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如故”。对于这些工人，《在人间》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一般来说，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甚至对外婆的看法和以前也不同了，说她“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他对外婆那种逆来顺受、只知道忍耐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每次见到外婆，我在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已经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种种忧虑和不安。”

这时（19世纪80年代初），高尔基的思想带有某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比只知道抽象向往过好日子的落后群众的思想要高出一头；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但是他从小就

善于观察生活，能够明辨是非，分得出善恶与好坏。这也是他和那些看不到一点光明的愚昧群众的不同之处，但这点区别还不足以克服在他思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和社会障碍。他认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和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

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反映了年轻高尔基所处时代的矛盾。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之中。俄国社会思想界，通过《劳动解放社》^①，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遗憾是尚未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列宁后来完成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伟大使命。不过这已经是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事了，比《在人间》足足迟了十年。

高尔基的思想在发展，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必须作出回答，但是他一时还做不到。他苦恼，彷徨。他觉得：“我身上其实有两个人：一个，由于知道的乌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对生活、对人们的态度开始失去信任，变得疑虑重重。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态度。这个人向往过一种宁静、孤独的生活，终日与书为伴，离群索居，一心只想着修道院、护林人和铁路上的小岗亭，惦记着波斯和城郊某个地方守夜人的职位。但愿身边的人能够少一些，离他们远一些……”

“另一个则深受圣贤之书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见生活中

^① 1883 年在日内瓦成立的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与民粹派、伯恩施坦派、“经济派”作斗争，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是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种种可怕力量的嚣张气焰，深知这种力量能够轻而易举地就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掌践踏他的心灵。于是，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地进行自我防卫，生怕受到伤害，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争吵与打斗。此人敢爱敢恨，富于同情心，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样，话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摆出战斗的架势。”高尔基心情阴郁，怅然若失，但又不想就此“完蛋”。他要去喀山上大学，想靠知识和科学来摆脱困境。他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高尔基在《在人间》的最后一章里写道：“这时，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使人世间的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欢乐的旋风、人们节日舞蹈的带动下，快速旋转起来。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爱这种为另一种生活已经开始了的美好、蓬勃、诚信的生活……”

“我在想：‘必须得干点什么，不然我就完了……’”

这些话带有浓重的宣传鼓动意味，不难想象，它们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听起来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启迪。

三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它描述的是高尔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但当时写作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变了。作品主要是写19世纪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我的大学》描述的重点，仍然是作者内心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

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部分旧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脱离人民、散布种种诋毁革命的悲观主义谬论。高尔基以前在喀山和这类旧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三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奇谈怪论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它们和当年有人在喀山宣扬的人生如梦、为未来奋斗毫无意义的论调非常相似。请听高尔基在喀山街头遇到的一个冻得半死的历史教师是怎么说的：“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位历史教师的想法使高尔基大为惊讶，因为它和高尔基的追求大相径庭，高尔基追求的是知识，绝不是“遗忘和安慰”。

他写道：“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生物学家等许多人。”

“有一次，我跟这个工人老朋友‘谈心’，他苦笑着称自

己是‘政治油子’。”他用那种好像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荡的态度对我说：“‘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

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旨在谴责那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突显《我的大学》和当时革命活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尔基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会为大家的幸福去奋斗，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尖下的一点个人利益的有害理论大加抨击，充分肯定人类劳动的伟大意义和他们追求自由、知识、幸福的强大思想动力。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是天生的斗士。他说：“千万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一个人一定要战胜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是浪费光阴，虚度人生。

高尔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围环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他从小反抗外公家的陈规陋习，给老板干活时不遵守老板的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又常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和种种歪理。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